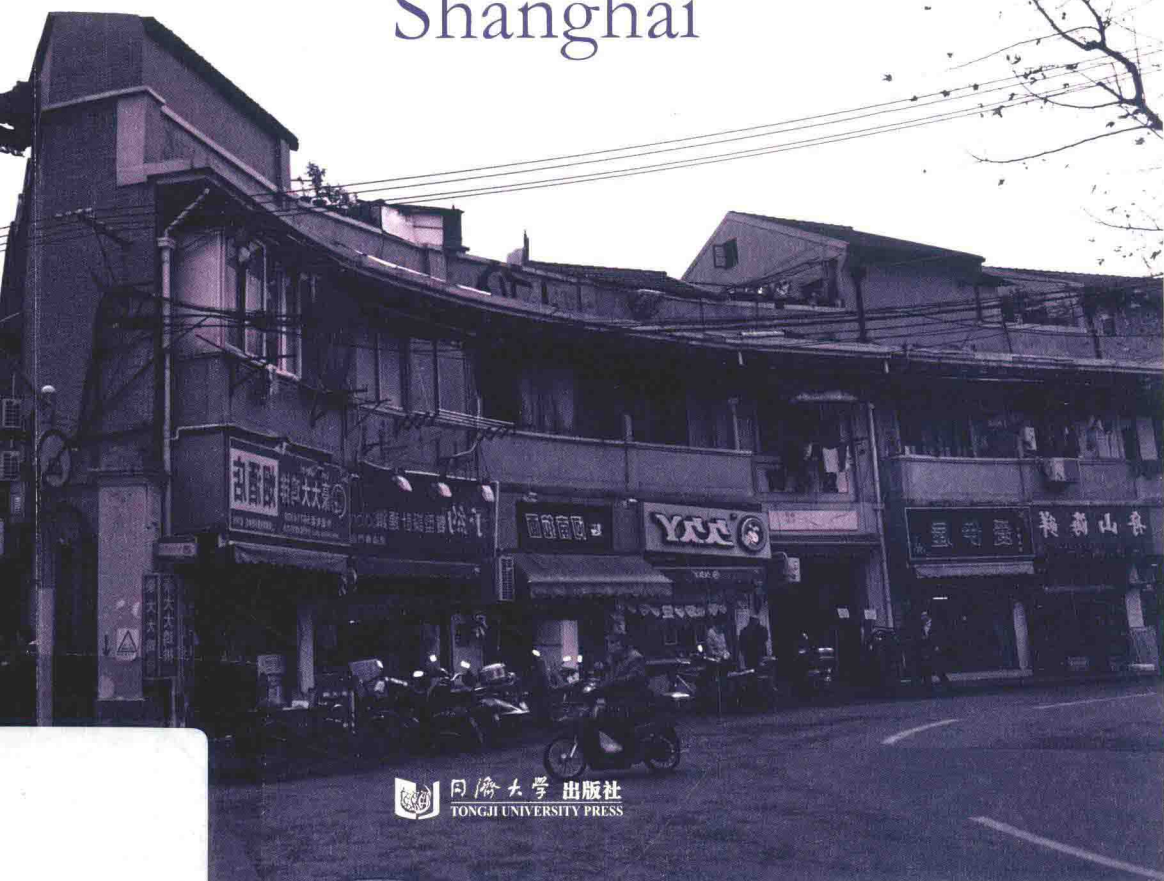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编著 寿幼森

上海老弄堂寻踪

Old Longtang Style Houses of Shanghai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编著 寿幼森

上海老弄堂寻踪

Old Longtang
Style Houses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老弄堂寻踪 / 寿幼森编著, --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4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ISBN 978-7-5608-6802-8

I. ①上… II. ①寿… III. ①胡同—史料—上海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8344 号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上海老弄堂寻踪

策 划 那泽民 乔士敏

编 著 寿幼森

责任编辑 那泽民

装帧设计  润泽书坊+朱倩倩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网 址 www.tongji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45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802-8

定 价 68.00 元

现今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到处都在有规模地开发、建设，红红火火地实现着“旧貌换新颜”。然而，在一片新气象中，我们也经常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人们变得越来越“怀旧”，也即越来越向往和钟情于旧时岁月里的东西了，同时，那后面的历史文化及其遗产从上到下开始被高度重视，并且，社会同样为之作出了有规模的行动。

如在物质文化领域，大多数城市只要有可能，都在市内设定了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以个性化的特色展现出自己城市的历史风采；更有甚者，不少古城重新砌筑起城墙，修复了高大的城楼、城门，以显古城的厚重旧貌；许多古镇均精心打造，恢复以往的各种旧元素，从而成了旅游者趋之若鹜的地方；远在穷乡僻壤的古村落，也一个一个地被开掘、整理出来，参观者接踵而至，竟顿时出名；而在许多城市里，有古街的恢复重建之，没有古街的，会硬生生地打造布置出一条“历史老街”，同样填入各种老的元素，从而成了这个城市非常特别的一道新风景线。至于在非物质文化领域，从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从下到上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于是包括民俗、民间传统文艺、民间传统技艺、民间传统游艺等，被广泛地挖掘、提炼与利用起来。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可以表演和演示的，它们现今已广泛充实到和活跃在我们每年的传统节庆和群众文化活动中，以非常别致亮眼的节目，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闪耀出了奇光异彩。

人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怀旧情结，历史文化及其遗产到今天能冲破现代化、国际化的重围，受到当代大众广泛的尊重和青睐，我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悠久历史中一路行进过来，民族之魂永在，文化之根根深蒂固，这是极难动摇的；第二，在现代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国家和地方的性格必然也被提到极大的高度，民族个性、地域特色于是被充分地肯定和阐扬，历史文化正好是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中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内容；第三，我国各个时代的文字记载，以及口耳相传的文化情节，丰厚无边，留下了无限广大和精彩的记录和口述，这足以使我们的文化记忆不会磨灭；第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旅游事业大发展，旅游需要文化，必然推进到历史文化，于是，借着旅游事业的春风，历史文化景点及项目的开发与兴旺就可谓如火如荼了。

也就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济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这套《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来，为我们上海文化遗产事业的传承和弘扬来增光添彩。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由以姜承浩先生为首的一批建筑史专家承担，以上海的重要历史建筑（既有尚在的，也包括已消失的）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专业性的系列。

关于建筑，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每天目所必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伴侣，而它们又正是每个城市里非常有历史底蕴，有人文内涵，同时以其形形色色的造型、装饰等，生成为一个城市宏观和微观的风貌、风情的主要载体。我想，建筑及建筑文化的伟大与令人感到亲切之处也主要就在此吧。而上海更是特别。上海在近代开埠以后，从一个县城跃起而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和世界著名都会。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迁中，上海海纳百川，开全国的先河，各种各样的新颖事业，如近代的市政建设事业、近代公用事业、近代房地产业、近代教育事业、近代卫生事业、近代科技事业……在此全面地大举兴起。而每一个事业都需要由实体的建筑来承载的，于是巨量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建筑便在这个城市应运而生了。

目前有关上海的建筑图书已出版了不少，但这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近代上海各种新兴事业为分类，一类一书，这样就做到了比较集中、比较专业，如你要了解、研究每一个专门事业的领域的建筑状况，就十分便利了。在写作上，做到了既有建筑的变迁追叙，又有它们的现状交代；既有建筑的结构风格，又有它们的人文故事；既有文字记述，又有大量图照的配合。所以虽然属于建筑方面的书，但称得上是简明清晰、阅读便易、引人入胜的了。这套丛书对唤起和强化我们的城市记忆，必然会起到清新的、独特的功效。

如果提什么希望的话，我但愿这套丛书能继续发动更多的作者，加入其中；以写出更多的专题来。因为大上海历史上形成和延续至今的新兴事业实在太多了，从而相随而起的建筑也是百业百态，丰富多彩，同样多值得我们在今天广泛地回顾和推介。当然，要全面反映和展示它们，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类别。不过，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地不断延伸，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想这个系列一定就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强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郑祖安

2016年12月

序 言

第一篇 南市综述 / 001

第一节 尚文路133弄龙门村 / 002

第二节 金坛路35弄集贤村 / 004

第三节 天灯弄 / 006

第四节 孔家弄 / 008

第五节 吉祥弄 / 011

第二篇 黄浦综述 / 015

第一节 广东路286弄公顺里 / 016

第二节 金陵东路389弄卜邻里 / 017

第三节 厦门路137弄洪德里 / 019

第四节 浙江中路108弄清和坊 / 020

第五节 凤阳路301弄同福里 / 022

第三篇 静安综述 / 024

第一节 愚园395弄涌泉坊 / 026

第二节 愚园路576弄四明别墅 / 030

第三节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 032

第四节 南京西路1522弄 / 037

第五节 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 / 039

第六节 新闸路1124弄沁园邨 / 042

第七节 威海路590弄张园 / 044

第八节 巨鹿路786弄光华里 / 047

第九节 富民路156弄富民新村 / 049

第十节 常熟路113弄善钟里 / 051

第四篇 卢湾综述 / 055

第一节 淡水路214弄丰裕里 / 056

第二节 淮海中路927弄淮海坊 / 060

第三节 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 / 063

第四节 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 / 065

第五节 陕西南路287弄步高里 / 068

第六节 绍兴路18弄金谷邨 / 071

第七节 南昌路100弄铭德里 / 074

第五篇 徐汇综述 / 079

第一节 太原路63弄太原小区 / 080

第二节 武康路40弄 / 083

第三节 建国西路506弄懿园 / 085

第四节 淮海中路1273弄新康花园 / 088

第五节 淮海中路1350弄愉园 / 090

第六节 永嘉路291弄慎成里 / 092

第七节 建国西路建业里 / 094

第六篇 虹口综述 / 097

第一节 恒丰里-四达里-恒盛里 / 098

第二节 山阴路133弄东照里 / 101

第三节 黄渡路107弄亚细亚里 / 104

第四节 横浜路35弄景云里 / 106

第五节 西江湾路476弄公园坊 / 108

第六节 四川北路989弄公益坊 / 111

第七节 四川北路1515弄永丰坊、
大德里、恒安坊 / 114

第七篇 闸北综述 / 117

第一节 天目东路85弄均益里 / 118

第二节 宝山路403弄宝山里、顺泰里 / 120

第三节 天潼路847弄慎余里 / 123

第四节 天潼路860弄43支弄徐家园 / 127

第五节 甘肃路141弄德兴坊 / 129

第六节 裕通路85弄四安里 / 131

第七节 山西北路457弄吉庆里 / 134

第八篇 普陀综述 / 136

第一节 曹杨一村 / 137

第二节 澳门路660弄澳门小区 / 139

第三节 江宁路1345-1361弄泰来坊 / 142

第四节 安远路188弄金城里的 / 143

第五节 长寿路160弄养和村 / 145

第九篇 杨浦综述 / 147

第一节 定海路449弄裕丰工房 / 148

第二节 隆昌路542弄-541弄东、
西白林寺 / 151

第三节 许昌路227弄纺三小区 / 155

第四节 杨树浦路3061弄裕丰纺织株式会社
工房 / 157

第五节 平凉路八埭头 / 160

第六节 平凉路1777弄同兴纱厂工房 / 162

第十篇 长宁区综述 / 165

第一节 华山路1006弄华园 / 166

第二节 泰安路115弄 / 168

第三节 泰安路120弄卫乐园 / 170

第四节 新华路211弄-329弄外国弄堂 / 172

第五节 愚园路865弄 / 178

第六节 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 /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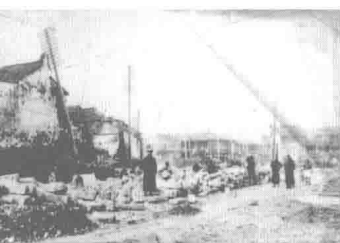
第七节 长宁路712弄兆丰别墅 / 182

后 记

第一篇 南市综述



老上海城墙



1912年拆除上海老城墙



老上海南市街景

从上海的城市发展史来看，南市区肯定是属于整个上海市区的发源地，早在南宋末这里就建成上海镇，有了城镇的雏形，元代建立上海县后，开始成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明代中叶倭患不断，区域内筑起城墙，及至清末，实行地方的自治，使得该区域自成一体，而上海开埠、租界的诞生，又由此向北、向西延伸形成整个上海城市的大格局。

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原有的城墙在一次次的变革中被打破，同时被打破的还有行政区域，原来的南市区还兼有浦东一块区域，在1992年改革开放时该区域被划入浦东开放的行列之中。南市的区域的缩小并没有给原南市带来大的改观。2000年7月1日，承载700余年上海发源历史的老城厢南市区和记录了150余年上海开埠历史的黄浦区合并建立新的黄浦区，原来的南市区彻底消失，这个区域概念已仅仅成为老上海人的一个记忆。

由于早年的南市区基本上以老城厢为中心，民间街坊的格局相当程度上是以原有江南民居的风格排列，这里的不少老式居住区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最早的建筑群还是以南方民居中绞圈房屋的形式出现，与后期租界上称之为里弄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实际上这个区域的以弄为名称的其实是马路而非弄堂，在此基础上重新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才是现在概念上的弄堂。同时由于太多的小马路还在继续承载着城市道路的功能，因此这些实际已经成为民间街坊的弄堂却无法封闭成为独立的空间，从而我们看到的不少弄堂四通八达。

正是由于老城厢区域沿用了原有道路的走向以及部分私有宅地混杂，因此建筑的总体布局比较凌乱，还没有引用城市规划理论管

理城镇。居民住宅自建自用较多，形成式样多、数量少的现象，成批开发的里弄很少。在拥挤的街巷布局中往往还隐藏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户人家私宅。

同上海的其他区域一样，这里随着旧区改造的进展，不少被认为没有价值的老建筑以及混杂在其间的有价值的老建筑都被拆除，新型的社区不断地出现，原有的弄堂概念正在逐步减弱。

第一节 尚文路 133 弄龙门

龙门邨位于尚文路河南南路以西、迎勋北路以东，尚文路 133 弄。

龙门邨现在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在尚文路的 133 弄，另一个在先棉祠弄。早年的龙门邨在 10 号以后，曾有一堵砖墙将龙门邨拦腰截成两截，分成了“前龙门邨”和“后龙门邨”。前龙门邨的大门在尚文路，所以称为“尚文路龙门邨”。后龙门邨的大门在先棉祠路。先棉祠路是一条不知名的小路，而与之平行的蓬莱路则较为出名，所以后龙门邨又称为“蓬莱路龙门邨”。

后龙门邨有许多“横弄堂”，每条横弄堂都有大铁门，这些铁门永远关着，所以龙门邨只有两道大门畅开着，出入交通很不方便。从后龙门邨到前龙门邨，要到外面绕一个大圈。

1958 年大炼钢铁时，将横弄堂的大铁门都拆下来炼了钢。同时将横在前后弄堂的堵墙拆除，前后龙门邨从此联成一家。龙门邨没有了铁门，成了四通八达的通道。

龙门邨两个出入口都有安徽休宁的书法家、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的朱曙先生在 1935 年题写的“龙门邨”三个大字。

追寻龙门邨的建造历史就要从龙门书院说起。最初这块基地是清代著名士绅李筠嘉的吾园，李为母亲请得“诰命”，建一石牌坊。同治四年（1865 年）道台丁日昌购地建龙门书院。龙门书院是由道台丁日昌在上海倡办，最初借用凝和路上的蕊珠书院湛华堂为学舍，同治六年（1861 年）道台应宝时拨银 1 万两，在吾园（现在的尚文路龙门邨）建设成讲堂、楼廊及学舍 41 间。光绪二年（1876 年）道台冯光拨款增建校舍 10 间。书院第一期录取 20 名学生，后每年录取



龙门邨尚文路 133 弄大门



龙门邨先棉祠弄后门



龙门邨10号石库门门头

住读生30名。书院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如刘熙载就曾担任书院山长，胡传、张经甫、袁爽秋、童米孙都曾就读于该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后，书院改为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堂，增建了楼房31幢。1912年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与江苏省立商业学校合并成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3年上海中学在吴家巷的新校舍落成，占地约500亩，上海中学随即迁址至今。因此龙门邨也被称为上海中学的发源地。

龙门书院迁走后内地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基地规划成53块土地出售，由业主各自建房，共分三批次进行，于1935年全部完工，沿用原来的名字，称之为龙门邨。总占地面积23.14亩，正是由于建造的时间跨度较长（1905—1935年），又是各个业主自行开发设计，主观意愿上受上海其他周边建筑风格的影响较大，以至于弄内的建筑形式差异很大，有最早的石库门建筑形式，也有新式里弄建筑的格调，部分建筑还有西式花园洋房的氛围。

可以从照片上看出，石库门建筑一般是二层楼传统中轴式设计，中间为天井和客堂间，左右厢房的结构，大门的门头也是传统的石库门式样，上有吉祥用语，天井较大，在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中较为少见。新式里弄建筑则是三层楼建筑为主，山墙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左右厢房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外倾式角楼般的设计，既提升室内空间又扩展了视觉效果，这在其他的新式里弄建筑中也较为少见。靠近弄堂深处的几栋花园洋房则是很大的庭院，与弄内其他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最为令人惊艳的是尚文路133弄弄口的那个门楼，完全是宫廷式双层飞檐的大屋顶设计，成为龙门邨的标志性建筑。

龙门邨的门牌号虽然是尚文路133弄1号—105号，中间却有跳号，实际共有76幢房屋，其中独立住宅6幢，3427平方米；新式里弄68幢，18324平方米；旧式里弄2幢，561平方米。虽然分批次建造，但是布局还是异常整齐，正是由于建筑形式极为丰富，因此被业界称之为“微缩万国民居群”。

龙门邨1999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04年公布



龙门邨建筑外观



尚文路133弄28号天井



龙门邨30号外观



龙门邨60号后门

为“黄浦区等级不可移动文物”。

第二节 金坛路35弄集贤村

集贤村位于原南市区老城厢小东门区域的金坛路上，金坛路35弄。

从现在的集贤村进去丝毫看不到与其他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有什么不同，查其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此地的历史非同一般。

这话要从顺治年间说起，那年随着上海这个小渔村的逐步发展，政府衙门机构也逐步从江苏太仓向苏州、松江一带延伸，最初设立的衙门名称为“分巡苏松道”，为江苏巡抚府分管苏州、松江地区军事和粮道的派出机构。康熙二年（1663年）常州并入，改称“分巡苏松常道”。康熙六年以后又经过数次撤并。雍正二年（1724年）又改回原来的名称为“分巡苏松道”。随着内河以及海运的逐步开展，雍正三年衙门也开始兼理海关，又称“江海关道”。随着上海城区的逐步繁荣，雍正八年该衙门移驻上海，第一任来上海的道台王澄慧，初来乍到，就购进东门内民地14亩，建巡道衙门。“改建公廨一百五十楹”，“兼理兵民”，加“兵备”衔，称“分巡苏松兵备道”，又称“上海道”。此后上海县名义上仍受辖于松江府，而遇事多就近陈请上海道办理。乾隆元年（1736年）太仓并入，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上海开埠后，涉外事务剧增，上海道兼管外交。以后

上海设立会审公廨，上海道也派员参加。上海道实际兼管上海的行政、军事、司法、外交、关税等事务。小刀会起义后，这里成为主攻对象，衙门建筑全部毁坏，后又原址重建。辛亥革命后，最后一任道台出逃租界，原衙门作为上海革命政府警察厅机构，随着区域人口的不断扩大，此地已经无法容纳新的管理功能，于是警察厅迁移别处，在此营建石库门建筑民居集贤村。

正是由于此地的历史沿革，集贤村弄前的金坛路原叫道前街，民国后改为警厅路，集贤村的原址就是道台衙门，当初衙门有一扇西大门，因此集贤村西侧的这条马路把原来的水仙宫前街改为巡道西街，现在叫巡道街。

正是由于这里原来是整个上海的政治中心，周边又有几大园林（日涉园、豫园、露香园、也是园等），当年异常繁荣，特别是上海的庙会期间更是达到了高潮。庙会中规模最大的是“三巡会”，因为城隍菩萨每年按例出巡三次，故称“三巡会”。第一次在清明节，第二次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第三次在农历十月初一，出巡时，城隍面搽彩漆，身穿蟒袍，项挂金锁，坐着16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仪仗鲜明，撑场隆重。出巡路线，从老城隍庙里请出神像五尊，按次序排道出发，至南外滩登上摆渡船，抵达浦东登岸，东行达三里桥祭扫。如今这些老上海的民间民俗只能在书本上看到描述了。

集贤村的建筑排列是以“非”字形结构排列，9排建筑共有44个门牌号，主弄相当宽敞，各支弄间距不小，弄堂内右侧的首家21号是整条弄堂内最为精华的部分，侧门进入后可以看到精美的地砖和递进的门厅，室内有大型的木结构楼梯盘旋而上，各层楼梯的平台相当宽敞，虽然无法进入室内，其中的内部结构也可想而知。弄内西侧的第一排建筑是以石库门建筑形式出现，从现有的居委会进入可以看到宽大的天井，室内空间也很大，布局十分合理，完全属于一个标准的石库门建筑范本。东侧有一排建筑则是类似于新式里弄的院墙设计，是弄内唯一的一排三层楼建筑，从外立面上可以看到三楼还有外悬式小型阳台，建筑风格已经十分西化，而后排的大多数建筑都是假三层，有些是一排建筑中混杂了石库门、新式里弄



金坛路集贤村第一排建筑
外立面



金坛路集贤村13号



金坛路集贤村第二排类新
式里弄建筑

庭院式两种方式，几乎家家都有老虎天窗，在东侧的最后两排建筑是那种没有天井也没有庭院的平房结构，而且这两排建筑的间距十分小，对应着西侧的那排体量极大建筑显得十分寒碜。可见每条弄堂在设计中都会兼顾居民各个层次的需求，绝没有刻意用地域来区分富贵贫穷。

第三节 天灯弄

天灯弄是原南市区老城厢区域内的一条小马路，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条路而不能归纳为弄堂，因为它的建筑排列和通行方式不是以建筑的条块分割而形成的，同时它原有的格局基本上是以私有土地的划分形成，加载其上的建筑物由大型的园林“日涉园”或其他绞圈屋形式组成，除了其中的72弄怡德里较有规模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里弄式居民区。天灯弄共有门牌号126家。

天灯弄呈L形结构，东头出口在巡道街，北侧衔接大夫坊。它最早的名字因“日涉园”内的“竹素堂”而被称之为竹素堂街，因为东头的巡道街上道台衙门高高悬挂着一盏很亮的灯笼，在当年还没有电灯的情况下民众把它称之为天灯，久而久之人们已经忘记竹素堂街的名字，习惯性的把这条小路称之为天灯弄。

因此天灯弄的最早历史并不是以民居的形式出现，而是要从“日涉园”说起，在当年城内大夫坊南（今天灯弄与梅家街之间）。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陈所蕴聘筑山大师张南阳等规划设计，历时

注1: 郭万丰船号: 郭家, 祖上原籍福建龙溪榴山, 世代从事海上贸易, 往来于闽、粤与台湾、南洋诸岛之间。家族成员迁居于各地的经商口岸, 构成置货销货的网络。清乾隆年间, 郭氏家族看好上海港的位置, 派出家族成员郭梦斗, 移居设行, 很快创立了郭万丰船号, 采办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等土特产出口, 输入蔗糖、珍珠、珊瑚、檀香、红木、象牙、鱼翅、燕窝等。后来又开设了瑞泰丝茶号、丰泰木行、长丰银号、万益钱庄。一时间买地置产, 造园修宅, 成为清代著名的船行巨子, 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商贾大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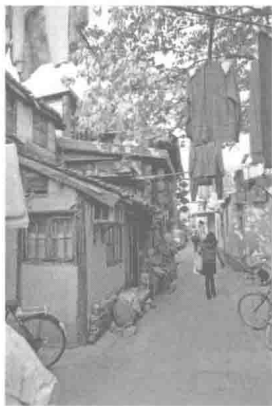
14年。由于园与陈宅仅一街相隔, 业主可以每日到该园游乐, 故称“日涉园”。园占地20余亩。“日涉园”曾与“豫园”、“露香园”并称明代上海三大私家园林。崇祯十年(1637年), 花园被浦东大姓陆允明收买。至清光绪年间, 花园逐渐颓废。《日涉园图》现存10景, 藏于上海博物馆。部分宅院又转为郭万丰船号(注1)主人购得。

在天灯弄77号的大门口可以看到一块政府设立的文物保护建筑铭牌, 这就是原号称拥有“沪上三十六景”的“日涉园”中的书隐楼。书隐楼也被周边的人叫做“九十九间楼”, 共五进, 实际有房70余间。宅院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有轿厅、七梁正厅、船厅、话雨轩、十字墙和戏台; 船厅原是三面临水, 建有形象逼真的船篷轩。

建筑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砖雕、木雕艺术。木雕十分精美, 底楼银杏木的楠扇长窗裙板上, 分别有浮雕江干城廊、长桥卧波、垂柳风帆、鸢风和鸣、五福同庆等图案。船厅檐枋上还有“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浮雕。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这些代表着中国建筑艺术特色的旷世奇珍几乎隐没在齐人高的荒草之中, 多处楼梯已朽不可攀, 许多雕花木构件也塌落、朽毁、霉烂。2008年7月份, 一场名字叫“威马逊”的台风从上海擦过, 风力极大, 年久失修的“书隐楼”西厢房轰然倒塌。

由于此宅院早已经为郭氏私宅, 至今已经六代。“文革”期间, 书隐楼的部分建筑曾被工厂占用, 一度改为工厂, 改革开放初, 由



天灯弄



书隐楼内景



书隐楼砖雕



天灯弄 68 号



天灯弄 72 弄



天灯弄 72 弄界石



天灯弄 92 弄

郭氏后人、曾担任上海民用设计院的工程师郭俊纶先生据理力争才收回祖业，现在由郭俊纶先生的女儿居住至今，而现年 60 多岁的郭阿姨坦言这里的产权她仅占有二十分之一，大部分产权人都在海外，因此处理和维护这个老的园林过程将会十分复杂。

巡道街和天灯弄有厚重的历史，因为这里有过上海最高权力机关——道台衙门，位于道台衙门西侧的巡道街也因此而得名。在上海历史上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每年民间的三巡会都会到这里，同时每次政治演变这里都是焦点，是当时相当繁华的区域。

与天灯弄北侧相衔接的是大夫坊，这也是一个有相当历史底蕴的地方，因为这是早年上书兴建上海城墙的那位明朝官员顾从礼的老家。

现在的天灯弄在 72 弄怡德里除有一片较为完整的石库门建筑外，其余的都还是早年的独立的私有平房建筑，从建筑形式上来看多数都为二层楼左右的砖木结构，部分年代久远的甚至还是板式结构，由于人口密度的日益膨胀内部乱搭建很多，所以很难看出原有的建筑形式。

第四节 孔家弄

孔家弄是原南市区老城厢老西门附近的一条街道，同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属于弄堂范畴，因为它仅仅是一条早年老城厢中可供通行的狭窄小马路，而非民居区域内里弄，但是作为一个上海最

老的街区演变，孔家弄有类似于活化石般的范本。

孔家弄东西走向，中间略有曲折，东头与红栏杆街衔接，西头与翁家弄相连，同时还有相应的分支北孔家弄、南孔家弄分别通往金家坊和复兴东路。有意思的是北孔家弄和南孔家弄并不在孔家弄的北、南两侧，而是在东、西两端。孔家弄共有门牌号 133 家，北孔家弄在孔家弄的东端，从金家坊开始共有 73 个门牌号，最南端与复兴东路 959 弄相衔接，部分弄堂与翁家弄重叠。南孔家弄也从金家坊开始到孔家弄为止，共有 44 个门牌号。从当年的地理位置来看，孔家弄可谓是占尽区位优势，四通八达。孔家弄的名字应该和孔家这个大姓有着深厚的关系，想想文圣孔子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历代乃至皇上都不会怠慢的大姓，在中华大地到世界各地凡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孔家的后裔存在，更何况在上海老城厢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区域内有一块属于这个大姓的居住范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孔家来到这里建立居民区以及他们属于孔家第几代传人的历史却已经无法查询，我们只能在墙角跟上看到一块“孔德润堂”的界石，至于孔德润堂是孔家第几代留在上海的祠堂就无从考证了。

孔家弄内基本上是以老式石库门建筑群为主，部分是小型弄堂，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孔家弄包括红栏杆街的不少墙角根上留存的界石上看出，这里留有不少原有私有土地划分的痕迹，因此也说明，当时的物业基本上是以早年的慈善堂、族群或私人投资兴建，不同于租界内有那些大型财团投资兴建的住宅区，所以没有大型的弄堂出现。其中一些稍具规模的弄堂也都是归属于复兴东路上其他弄堂。

由于此地的建筑建造的年代一直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因此不少建筑还留有很多江南民居的风格，虽然外表已经同当年“城外”的租界区域的石库门建筑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毕竟此地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因此内部的木结构中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相当普遍，雕花的木制件随处可见，就连一些过街楼也毫不含糊地精雕细作。这在整个上海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

在追寻这片老建筑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中国现代史上被誉为—



孔家弄 81 号外观



北孔家弄 34 号天井



孔家弄 35 号



孔家弄 69 弄外观

代才女和名媛的陆小曼在上海的故居居然就在这里——孔家弄 31 弄承德里 2 号，它的二楼左前卧房是陆小曼出生地和闺房，陆小曼童年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注 1）。陆小曼（1903 - 1965 年），出身于晚清举人家庭，父亲早年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间出任财政部参事、赋税司司长等职。母亲吴曼华为名门闺秀，深有古文基础，并善工笔绘画。陆小曼深受母亲熏陶而打下文学和绘画基础。少女时随父母居北京，先后求学于北京女中、圣心学堂等校，精通英语和法语，1925 年与和王庚离婚后与诗人徐志摩结婚，返沪定居现在的延安中路上的四明村 923 号。

虽然陆小曼的家庭在当时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之家，可在孔家弄也仅仅是租借别人的房子，显然这是因为早年这里还属于市中心区域，房价非一般人可以承受。由于租界的扩张，经商者以及文化人都开始倾向于住到租界范围，而到了战乱时期有钱人更是迅速逃离华界，所以留下来继续住在老城厢的反而是一般的民众，随着原南市区域内其他的旧区改造，目前继续居住在老城厢的不少人基本上以老人和无能力改善住房条件的为主，而有些有能力改善住房条件的也大多把老房子出租给外来人员，自己在别的地方买房或租房，正因为老城厢内人口的居住密度越来越高，同时电线老化加上随意

注 1：摘自“毛海波越洋博客”